

二战纪实丛书 WORLD WAR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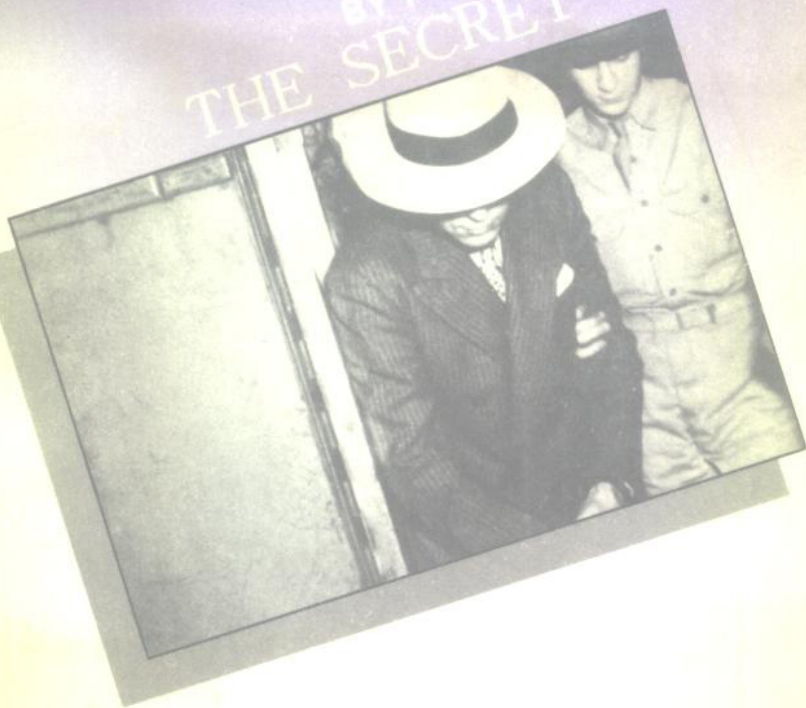
秘密战争

〔美〕 弗朗西斯·卢塞尔 著

赵 昆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BY FRANCIS RUSSELL
THE SECRET WAR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秘密戰爭

〔美〕 弗朗西斯·卢塞尔 著

赵 昆 译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BY FRANCIS RUSSELL

THE SECRET WAR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秘 密 战 争

著 者: 弗朗西斯·卢塞尔(美)

译 者: 赵 昆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 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108,000

版 次: 1992年3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31,500

书 号: ISBN 7-5033-0528-2/I·275

定 价: 3.3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1942年的美国宣传画。一名德国士兵正在窥视。画题为“他正在监视你”。



HE'S WATCHING YOU



1941年，受党卫队指挥的德国保安警察化妆成波兰农民，准备混入抵抗组织，以便查获和消灭抵抗运动领导人。



1936年在柏林，卡纳利斯会晤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前左）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后排）。



为进一步使密码机错综复杂，在恩尼格玛机前面换上了德国Uhr机器插头，取代标准插头。



两位美国印第安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太平洋一个岛屿森林里用“纳瓦乔”语——一种日本人无法翻译的部落语言发送电文。



一名OSS特工向克钦族人下达命令。



1942年11月，被俘的德国非洲军团将领里特尔·冯·托马在开罗，后面是英国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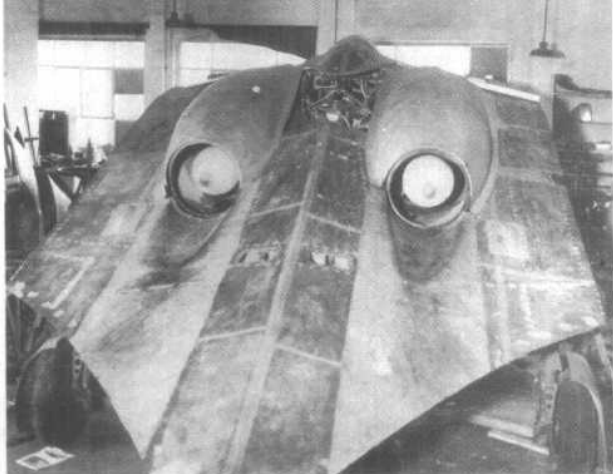
1941年在柏林，德国空军部8名参谋人员聚集在一张桌子周围，没有料想到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杰出的苏联间谍（左起第二人）哈罗·苏尔泽·鲍耶森。他属于间谍网“红色管弦乐队”成员，该间谍网还渗透到许多其他德国政治部门，甚至到最高统帅部。



奄奄一息的盟军特工瓦兹尼在德人开枪后仍顽强地站立在两名法国警察中间。他是二战中高级间谍之一。他为英国情报部门指定出100多个V-1发射场。



战争结束时正在建造的“霍顿IX型”飞翼战斗机中段机身。它在将近40,000呎高度最快速度超过每小时600哩。



美国军官在检查一支德国步枪，它带有九十度弯管枪头和专用瞄准镜，可在墙角射击。



四名英国士兵扛起一辆“舍曼”坦克，这是用橡胶吹制的假坦克，用来迷惑德国飞机。

目 录

第一章	真相的护身.....	1
第二章	窃听敌方	25
第三章	小花招赢得大赌注	58
第四章	贤人智士的战争	93
第五章	弥天大谎.....	125

第一章 真相的护身

- 保密部门人才济济
- 与敌斗智试比天高
- 荷兰边陲小镇的事变
- 德军保卫部行动迟缓
- “双十字”系统
- 被俘间谍严峻的选择：背叛或被绞死
- 里斯本的单人乐队
- 忙于招架的德国间谍头子们

1943年11月，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对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说：“战争时期，真实的东西太可贵了，以至于总是要扯起谎言做护身。”巧得很，邱吉尔正要谈到一项方案，用于掩护盟国定于次年六月进攻欧洲的计划。然而，他的格言可能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次作战行动中悟出来的，是被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不亚于邱吉尔政府及其盟国的国家激发出来的。许多战斗结局都取决于领先在前的情报机构。抱着一种试图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自身一方的迫切目的，交战各国从事了大量的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保密的，都想更多地保住自己的

秘密，千方百计挖出对方的秘密。他们紧追不舍地打探敌人的计划，积极地掩饰着自己的计划，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明更为有效的武器并且布下弥天大谎来迷惑敌方，到头来使敌人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点。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秘密战争亦紧锣密鼓——并且秘密战争呈现出一种假象的特征。温斯顿·邱吉尔在谈论到他的国家情报机构活动时说：“在秘密机构工作的高层范围内，许多事情的真实情节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活象一些虚构荒诞无稽的传奇故事和情节剧。乱中之乱、阴谋与对策、诡计与狡诈、欺骗与反欺骗、真间谍、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与钢铁、炸弹、短剑以及行刑队统统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又不得不信。”

历史上从未有过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么众多的人类智能和先进的工艺技术被运用到秘密工作中来。成千上万的男女参加了这项工作。一些人胆大妄为寻求冒险，另一些人郑重其事履行爱国职责。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有科学家、艺术家、记者、数学家、语言学家、医生、律师、官员、发明家以及神秘工作爱好者。他们许多发现和骗术在大规模军事战役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却严密地滴水不漏地向公众隐瞒起来——大部分被邱吉尔所指的“谎言护身符”掩盖起来——以至于不仅在战争期间默默无闻，并且在以后几十年里大部分都未解密。

对于大规模开展秘密战争的政府们来说，一种搜集外交和军事秘密的古老手段就是谍报活动，而窃取这种覬觎情报的古老工具就是间谍。

间谍的职责是极其危险的。他在一个异国他乡社会中孤

独而凄凉地生活，除了靠自身的智慧以外，得不到任何保护。他处于危急的边缘并且知道一个差错就可能把自己打发到万丈深渊中去。有些间谍铸成大错，走漏风声锒铛入狱，其它间谍则跟着倒霉遭到出卖。如果某个间谍被捕了，他自己的政府则装傻充愣，权当无此君，任其受尽捉拿者的随意摆布。被俘间谍的通常厄运是被处以极刑或长期监禁。只存在一种选择——那就是成为变节分子，为捉拿者工作。这种选择是可憎的，因为没有人会喜爱一个叛徒，甚至他的新主子也不会喜欢。

1939年，当德国军队入侵波兰拉开战争序幕时，谍报活动正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先前一年，英国首相纳维尔·张伯伦在结束同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会谈后，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并且洋洋得意地宣告：“我们的时代是和平的时代。”那时，所有欧洲秘密情报机构的头子们心里面都一清二楚。

德国有两个特工机构已经开始侦查活动：德军保卫部，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个分机构，不断地对外国军备一类的情报进行探听；德国党卫队保密局，是德国纳粹党的秘密情报机构和保密部门，既负责国内的监视工作又负责国外的谍报活动。英国也有两个军事情报机构——MI—5和MI—6。从理论上讲，MI—5负责国内保安工作，MI—6负责国外谍报活动。可实际上，两个机构的一些事务经常纠缠一起——如同德军保卫部和德国党卫队保密局各自事务重叠一样。为所有这些组织工作的英国和德国特工人员，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怀着日益高涨的热情，在各种复杂的事件中相互间展开智慧的较量。

英国情报部门的两个机构早在本世纪初就建立起来了，

以补救英国武装部队在布尔战争中的拙劣表现。由于军事情报机构的力量不足，英国人错误判断了布尔人的实力和顽强精神，结果使自己陷入长达三年之久的抗争之中。运用情报机构维护本国家园的安全是一种十分合法和传统的手段，并且 MI—5 的存在——如果不包括其具体工作技巧——是家喻户晓的。但是，探听别国事务的 MI—6，不知怎么地，总是不那么体面。MI—6 掩饰自身的存在，躲在各种伪装的事业单位背后，比如象在国外的护照管理处一类的合法机构。在伦敦，它的中央总部所在大楼全装上了暗门和暗道楼梯——甚至该楼所在位置也是严格保密的。

不足为怪的是，这样一种组织的怪癖也反映到那些操纵人身上；确实，对于间谍活动，到处都可能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它所招来的都是一些古里古怪的人物。MI—6 所笼罩的那种昏暗、神秘的气氛正是由它的第一任领导人曼斯弗尔德·史密斯—卡明，一个独腿海军军官所制造出来的。他爱摆弄一个金框单片眼镜和使用绿墨水写字。为使自己的身份象其组织工作一样保密，史密斯—卡明用他的第二个姓 Cumming 的开头字母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因此开创了一个先例：所有 MI—6 接任领导只知道为代号 C。史密斯—卡明的接替人，海军上将休·辛克莱爵士也同样具有怪癖，他戴着一顶对他来说尺寸过小的圆顶礼帽，如果在会见中哪句话不对惹翻了他，他会掉转转椅朝向墙面背对来访者来表示愤怒。

1939 年当辛克莱癌症垂危之际，他提出由内阁会议任命他的代理人 C，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席斯接替他的职务。孟席斯很富有并且十分正统。他是伊顿贵族学校毕业生。从未上过大学而是加入了精锐的近卫军，并且一年后进

入护卫队。他在怀特俱乐部，一家专属绅士们的伦敦俱乐部，骑马纵狗打猎进行消遣和娱乐。显然，孟席斯是辛克莱的最佳继承人。然而，他的生涯是从最坏的起点开始的，当时，到处都在强调间谍活动靠不住。

1939年11月，当孟席斯接管时，MI—6已经把英国间谍工作主要责任推给了在荷兰首都——海牙的特工们。在那里，陛下护照管理处位于一条宁静的住宅街上，在它的门面背后，亨利·史蒂文斯少校正指挥着德国内部的一个庞大的间谍圈。他的伙伴有佩思·贝斯特上尉，他已在荷兰居住多年并经营进出口生意，成为MI—6活动的前沿阵地。

作为居住在荷兰的英国人，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已经引起了在那里打探的德军保卫部和德国党卫队保密局特工们的注意。战争开始后不久，德国人决定设法考验一下他们。1939年9月初，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被德国流亡者挂上了，他们提出帮助同德国境内反纳粹地下组织代表接上关系。经过孟席斯批准后，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同意会见这位反纳粹代表并被引见给德国陆军运输部队的一名“斯切梅尔上尉”。第一次会见是热诚的，三个人答应保持联系并交换情报。接二连三的会面后，斯切梅尔透露说，一些德国陆军军官正在策划一项密谋来推翻希特勒并同盟国一起恢复和平。这位德国人是一个能说会道、显然是有文化的人，他的描述令人折服。由于感兴趣，这两位英国人同意到荷兰芬洛东部5英里处，德国边境一个荷兰小城咖啡馆里继续同斯切梅尔进一步探讨这个计划。

11月9日下午，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开着他们蓝色别克轿车穿行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驶向咖啡馆。就在别克车拐一

个弯时，一辆大敞篷汽车从德国边界呼啸而来并撞断了边境栏杆。当车上的“乘客”用冲锋枪扫射和手枪射击来牵制荷兰边界卫兵时，这辆敞篷汽车急驶到街上并截住那辆别克轿车。5个德国人跳出来，从别克车里揪出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给他们戴上手铐，推进敞篷车里。随这两位英国人一起搭车的一名荷兰情报机构军官也身受重伤。这辆德国车又呼啸着穿过边界回到安全地带。

巧得很，就在这前一天夜里，慕尼黑最著名的酒馆布尔格伯劳克勒发生了一起对希特勒的谋杀案。虽说这件未遂案是刺客单独干的，可德国党卫队保密局很顺手便把这一事件的罪名扣在这两名英国特工头上。因此，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被关进德国监狱里并且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呆在那里。

在伦敦，两名在西欧工作的重要英国间谍遭到劫持对孟席斯和MI—6来说打击太大了。史蒂文斯的谍报圈曾是获取纳粹秘密的重要渠道。现在，群龙无首，谍报圈垮了，消声匿迹了。八个月后，法国的沦陷实际上断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情报机构活动。由于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处于纳粹控制之下，MI—6则不得不从零开始。

然而，就在这时，德军保卫部和德党卫队保密局给自己设置了一些不利条件，这些条件使同英国的比分拉平。一个是来自希特勒本人的盲目乐观，再一个是勾心斗角使得德军保卫部和德党卫队保密局在国内彼此不和。第三个不利条件是——在长期关键的管理中——领导分工不明确。

在战前的岁月里，希特勒就抱有那种堂吉诃德式的梦想，通过德国强大的陆军部队把德国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统一起来。元首想象着，这样一个联盟将是不

可战胜的。1935年，为了避免对该计划的破坏，他下令禁止在英国的一切间谍活动。直到两年后，当英国外交官抗议德国重新武装、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条约条款时，希特勒才放弃了那一禁令。到1939年，德军保卫部的间谍们开始散布到整个英伦三岛搜集有关机场、港口、船坞和库房位置的情报。

那年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绑架，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辉煌的胜利，特别给德党卫队保密局带来了荣耀。阿道夫·希特勒高兴地授予有功人员及他们的头子斯切梅尔上尉铁十字勋章。现实中的斯切梅尔是德党卫队保密局少校瓦尔特·施伦博格。这次芬洛附近漂亮的行动提高了施伦博格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威望，他作为德党卫队保密局的头子已经成为纳粹德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

海德里希是一个具有多种天才的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击剑手，滑雪者和骑士。他开过飞机，拉过小提琴并参加过五项全能比赛。当1922年作为学员加入德国海军时，他似乎肯定会有出息的。不久，他作为一名信号军官创下一项优秀纪录。

但是，海德里希又是一个严厉苛刻的人，同伙水手都讨厌他。在舰上军官起居室里，军官们都不理睬他，背地里却学着他的嗙声嗙气。另外，他喜欢在女人堆里厮混，这一点也使得他的同事们看不起他。海德里希追求和抛弃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直到追求的女性最终打败他为止。简短地说，他曾迷恋上了一位著名的海军军官的女儿。当海德里希突然宣布他打算娶另外某个女人时，那位姑娘的父亲被激怒了，他向海军当局施加了压力，海德里希被开除了。他成为无业游

民并尝尽酸甜苦辣。直到1931年，他的命运才发生新的转机。

通过与纳粹结识，海德里希被介绍给纳粹德国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是希特勒的武装卫队。希姆莱对海德里希自信的举止和敏捷的思维留下深刻印象，并交代他为党卫队组建一支情报和保安分机构。结果产生了德党卫队保密局。

海德里希极力仿效英国人来组建情报机构，开始新的派遣，弄得英国人都感到自愧不如，他把德党卫队保密局建立在他对英国秘密部门的概念基础上，掺合了他看侦探故事和间谍小说而得来的一些天真幼稚的想法。他开始称呼自己为代号C，并且他的办公室里配备了一枚带有“呈送C”命令的橡皮图章。尽管那有点儿不伦不类的矫揉造作，但是，他逐渐地拉起了一张有效的情报收集网，这些情报员伸向德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海德里希领导下，德党卫队保密局笼罩着一种隐秘冒险的气氛，吸引了纳粹大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和勇于献身的年轻人。然而，对海德里希自身来说，纳粹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他只关心权力以及他得到的权力。到1934年，他已经成为盖世太保以及德党卫队保密局的头子；党卫队少将和希姆莱的副司令；1939年，他仍发挥着作用，那年是在他的指示下，英国特工史蒂文斯和贝斯特遭到绑架。

海德里希的成功使他成为德军保卫部头子威廉·卡纳里斯上将的对手。他俩只要有一个对国家安全插手得越深，就越不可避免地冒犯另一人的领地。每个官员暗中都认为到头来必然一个吃掉另一个。但由于他们都是间谍，自然说话办

事谨慎周到，这两人表面上保持着合作，甚至友好地合作。他们午饭碰面并且互相串门探望。海德里希偶尔在佛朗·卡纳利斯喜欢举行的音乐晚会上演奏小提琴。然而，这位上将把他的对手写成是“一个凶狠而狂热的人，无法同他密切地工作”。反过来，海德里希认为卡纳利斯是“一只老狐狸，不能相信他”。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谍报世界中很少有人比卡纳利斯更狡猾。他那雪白的头发，刷子般的眉毛、低垂的眼睛和稍微驼背给他一副老态龙钟的外观，这种外观掩饰了一副极为狡诈的头脑和对搞阴谋诡计的嗜好。他多次暗示说他那非德国人的名字可以解释为同康斯坦丁·坎纳利斯上将有亲戚关系，那人原是希腊1922年推翻奥斯曼帝国解放战争的英雄。其实，他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家的儿子，祖籍意大利，他的祖先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元音漏掉了。卡纳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海军军官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传说间谍马塔·哈利曾是他的情妇，还说在意大利当战俘时，卡纳利斯勒死了监狱的传教士并穿着他的黑色长袍逃走了。

卡纳利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他欢迎作为民族复兴运动的纳粹主义的降临并且赞赏其杰出旗手希特勒的冒险。卡纳利斯有一次对一位朋友说：“希特勒是讲道理的，只要你好好跟他提出让他考虑，他会明白你的观点的。”

但是一点一点地，他不由地产生了怀疑。当时，一名陆军军官受到莫须有的指控，以同性恋罪名被赶出这个部门。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加狂热的纳粹分子腾出位子，卡纳利斯因此受到了很大震动。当纳粹加剧迫害犹太人时，他对政府